

文玩品
鉴赏

文房用具

阎纂业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文玩
入门



文房用具

阎纂业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房用具 / 阎纂业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4

(文玩品鉴)

ISBN 978-7-5330-2701-8

I. 文… II. 阎… III. 文化用品—鉴赏—中国—古代
IV. K8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0673号

文玩品鉴

文房用具

策 划: 王 恺

责任编辑: 王立生

装帧设计: 包晓栋 王宏博

资料编辑: 王 铮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82098268 传真: (0531)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6193019 86193028

制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玩品鉴》序

现在的收藏类图书市场，正处在一个汗牛充栋的时代、一个知识炒作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鱼龙纷繁、溷浊你我的时代。

这部《文玩品鉴》丛书的选题初衷，就是为了避开这种过于集中的有关鉴定知识的出版浪潮，从更为人性化、休闲化、实用化这几个方面入手，让收藏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中，享受着鉴定知识带来的知识获取和占有的快感。如果真的是这样，这部《文玩品鉴》的策划、编辑就算大功告成；如果暂时尚未达到这样的技术要求，《文玩品鉴》的后续选题将会后来居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出版目标。

收藏目的、收藏方法的不同，本身就导致了认识上的不同，可谓见仁见智。但总的来说，不外乎沿着两条轨迹平行发展：

一是投资类型的收藏。在这个范畴之内的收藏家，基本上都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资金支持，他们所展示的藏品，一般以热点艺术品为主，价位峰值在和者盖寡的区域之内。投资的目的一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再是欣赏藏品外观所表达出的珍贵与豪华。

二是普通类型的收藏。这里涵盖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收藏投资与收藏消费，前者的利润获取手段是低进高出，凭的是眼力；后者则力图通过对真品的收藏，发掘、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史外之史、趣外之趣，从而达到研究与欣赏的收藏目的。他们与投资类型收藏者的猎取目标有着较为明显的错层：前者玩的是经济实力，后者玩的是

眼力；前者展示的是靓丽，后者欣赏的是内涵；前者仰仗的是鉴定专家的鉴定能力，而后者，则是以书为伍，寄希望于白纸黑字对其的忠诚。

《文玩品鉴》丛书的读者对象，就是这种普通类型的收藏者。因为，这些读者很少能请到鉴定家为他们掌眼，他们的收藏决心主要受到对即将入藏器物的理解和欣赏程度的制约，这些带有主观审美的取舍，还是要依靠收藏者自己的综合判断来完成。而对于真伪的判定，则视每个人的鉴定方法、鉴定经历和鉴定悟性的不同而不同。他们要求得到的帮助，一方面是鉴定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欣赏的提示。《文玩品鉴》就是从“品”与“鉴”的视角上，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和体会。

必须一提的是，《文玩品鉴》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来自文物工作的第一线，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中国艺术品的鉴定，从来都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要的传递方法，重感悟而轻理论。因此，在书中一些语言的直观表达上，往往不如一掂、一敲、一观望来得痛快明白。中国有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成败在个人”，读者如能有效地将书中传递出的每一点信息，成功地转移为鉴定理性中的潜意识而加以应用，那么，这套书的编写目的就达到了。

古代文房用具的收藏

在众多的中国古董珍玩收藏者中，文房用具的收藏者是最不容易的。因为文房用具的品类区隔是以用途作为标准，而不是以材质。这就导致了文房类藏品横跨了几乎所有构成古玩的材质。从而使收藏文房用具的人成为杂项中最为纯粹的杂家。在瓷、玉两大类以外，青铜、紫砂、竹木、牙角雕等各类材质，都在涉猎研究的范围之内。上苍将文房用具的收藏者厝置在了射线的端点处，使这些莘莘之子看得见前途，却看不到终点；同时，上苍又将俯仰可拾的乐趣惠赐给了他们，只要是古玩范围内的旧东西，无不在他们的视野顾及之中。

古代文房用具的种类并不太复杂，就是书房案几上与笔、墨、纸、砚相关的那点东西：笔筒、笔架、笔插、笔洗、臂搁，这是与笔有关的几样；墨床、水呈、砚滴、铜墨盒、砚屏，这是研墨的用具；而镇纸、裁纸刀，则是与纸相关的。这些东西都是古代文人甚至是学生习文作赋的实用器，在使用阶段不存在珍爱保护的问题，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曾用过的铅笔盒，谁会对之有过保存的意识呢？于是，文房用具的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就体现在这完全是偶然的流传之中。

也许有人说，现在老文房用具的数量不是也很多吗？那是缘于这样两点原因：

一是文房用具的种类相对较多。仅上面所列的就有十五六种，而构成每种文房用具的则又有各种不同的材质，这就显得数量庞大。其实这里边有更多的磕碰、失群的残损件参伍其中，即使以收藏的一般标准来衡量，大概也只有不到10%的器件有资格入围。

二是其中的仿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即以铜墨盒来说，这是以前小学生的学堂用具，无所谓保护与收藏，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髫龄学时基本上都用过。一旦随用随弃的铜墨盒成了收藏品时，仿品便接踵而至，从仿制清晚期的陈寅生到仿制民国时期的姚茫父，这种仿制工艺相对简单，成本低廉，于是几乎成了铜墨盒市场的主宰。至于仿制宋代哥窑水呈、清康熙的青花笔筒、胡开文的贡墨等，各种水平均有，欺骗力度很大。

文房用具的收藏难度在于沙里淘金，在众多的小器小件中找到一件真品或者珍品。按照一般规律来说，在这个圈内游弋的收藏者，真正忌讳的是存有捡漏心理，因为一个清

中期的青花大罐放在那，谁都能看得明白，没有价格上的大漏。而惟独文房用具不然，它小，买卖双方很难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混在七零八落的旧东西里面，其中潜藏着很多的捡漏机会。

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收藏行为，文房用具给收藏者所带来的藏品内涵在多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简而言之有这样两个：

一是对日渐稀少的古代文人用具实施保护，这是一个必要的心理素质与心理准备，同时还包含着甄选与辨伪的技术过程。很多文房用具的收藏者由于心理准备不够，或在辨伪技术层面上存在相应的缺陷，比如过于精明于市场价位的顺屋，就会导致好藏品的烟云过眼；不懂清代瓷器的收藏知识，就一定会收藏到真品的清代瓷质笔筒、印盒、水呈；不懂玉器，就不会收藏到真品的玉砚、玉镇纸、墨床，如果再在铜器、珐琅器上的知识存在隔膜，就会完全导致文房收藏的失败。所以我在上面说到，文房用具的收藏者是杂项中最为纯粹的杂家，道理就在于此。

二是真正的文房用具一定是古代文人所用过的东西，我们今天有幸收入阁中，能够在月白风清的永夜，与古代先贤有一个直接对话、直接触摸，甚至能够指纹叠交、神情互融的媒质，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不是每个人都有享受这种快乐的机遇的。对于古代的文房用具不仅要懂收藏、懂鉴定，更重要的是要会欣赏。就品赏的综合能力来看，并不是所有古代文房用具收藏者都具有品赏的资质与能力，如果真的不具备这种水平，古代文房自身价值的80%就会悄然流失，剩下的只有器件真伪与市场交易价格的落差，那么，还不如直接去收藏瓷器、玉器来得更直接。

说到这里，读者就会感觉到古代文房的收藏其实很不简单。一件小水呈所带来的欣赏、品玩与遐想，可能会伴随收藏者一生，仅从这一点上权衡，即使乾隆官窑瓷器大概也很难做到。

我收藏文房四十余年，目睹了这些历史的遗存由不值钱到价值连城的全过程，既后悔当初没有倾囊购买，又庆幸丙丁人祸的劫后不损。一路哀乐地走到了现在，淡去了昔日的过程，留下的只有与先贤神会的幽情。

收藏古代文房用具，到了现在，才算有了结果。

目录

001	概 述
015	第一章 铜墨盒
045	第二章 笔洗
071	第三章 水呈
087	第四章 笔筒
113	第五章 砚台
151	第六章 笔、墨、纸

概述



在中国广泛的收藏品分类中，文房用具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小项，多被列在杂项之中。其实，文房用具的收藏几乎横跨了所有古代收藏品的用材材质，鉴定特征也同时为各大项藏品特征所覆盖，因此，对于古代文房用具收藏者来说，必须具有瓷、玉、杂、画各项收藏的鉴定经验，虽然文房的收藏品类很小，但对于收藏者的综合专业经验的要求却很高，这种高准入资质的对应点，应该是较低的资金投入风险、较大的人藏概率以及多种品赏趣味的审美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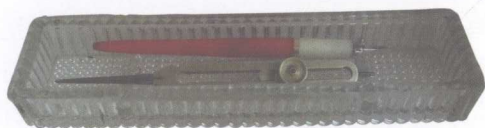
收藏意义上的所谓“文房用具”其实就是过去文人书斋几案上写字读书信手使用的文具，与我们今天办公桌上的塑料文具盒、笔筒、办公用信笺、水性签字笔，乃至于电脑、鼠标、逸盘一样，是纯粹的实用器具。可能现在年轻一些的文房藏友对于“古”与“今”的概念认识比较绝对，其实很多上世纪中期以前的文房用具，都是现在很难一遇的藏品，比如上世纪60年代以前经常使用的蘸水钢笔的笔尖，分为两种：一种是国



进口蘸水钢笔笔尖及局部



产的，外观呈白色，光亮，弹性较好；另一种是舶来品，一般呈浅金黄色或银白色，上有生产国文字商标。这两种蘸水笔尖品相完好的现在极少见到，我曾在地摊上买了几个英国生产的作为纪念，虽然交易价格不贵，但却是那一时期文化用具的孑遗，也是我儿时印象中的一个真实的物质记忆。至于那一时期办公桌上常见的单、双联厚玻璃墨水池、安乐椅样的吸墨纸、铸铜座双绿罩台灯等，都是具有强烈近代西方文具风格特征的文房用具。这些近现代文房用具的隐身速度极快，在收藏视力还没有顾及的一刹那，就已经迅速地消失了。收藏规律中的一个动态特征就是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上面讲的那些文房用具，生产使用的年代距今约有六七十年的历史，材质



民初 进口玻璃文具盒



玻璃墨水池

构成也比较简单，多为玻璃、金属及普通木质，在它们消逝速度的作用下，必将会成为文房用具中的一类新藏品而受到收藏者的关注。

上面所讲的近现代文房用具似乎与古代文房用具收藏的关系不大，我主要想借此向读者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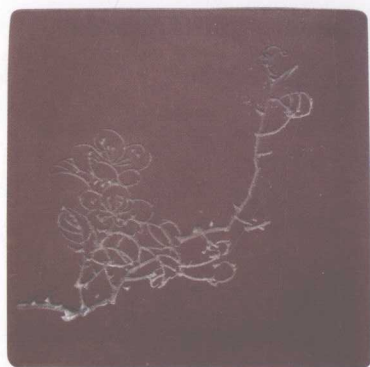
一、文房用具特殊的动态存在特征决定了文房用具的特有的保存价值。文房用具是一种纯粹的实用器，之所以具有超乎其它古代用具的强稳定性，是两个前提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是书写方式与书写工具的稳定；二是构成材质的稳定。中国古代的书写构成条件很稳定，具有缓慢的条件增益，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始终是围绕着制作工艺、制作材料相对固定的毛笔、墨锭、石砚和纸进行。直到上世纪40年代以前，这四种主要书写工具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比如砚台，由原始的砚板经过唐代的辟雍瓷砚、“风”形石砚，到宋代的抄手砚，再到明清时期的雕琢纹饰砚，其实用性与造型装饰上的审美性递进与改良，是在极其缓慢中完成的，所以在收藏这一概念尚没有介入到这一领域的时候，往往一方砚台、一块墨锭、一尊水盂，都是几代人递相使用，直至使用价值的彻底消失。但是所遗留下来的文房用具，就一般收藏实力者所见所藏，基本上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传器（出土品以及宫廷御用品除外），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两种价值现象：一是由于年份较浅，直接锁定了一般藏品交易价值偏低的游弋区域，很难突破；二是精品价位往往要高出同等水平的其它藏品，比如有这样几项拍卖纪录：

- | | | | |
|----------------|------|------------|----------|
| 1.明/清 青花婴戏笔筒 | 中国嘉德 | 1,210,000元 | 2004年5月 |
| 2.清雍正 五彩山水人物笔筒 | 北京瀚海 | 2,200,000元 | 2004年11月 |
| 3.明宣德 青花卷草纹毛笔杆 | 中国嘉德 | 528,000元 | 1997年4月 |
| 4.清乾隆 粉青竹节臂搁 | 北京瀚海 | 605,000元 | 2000年1月 |
| 5.明正德 青花笔架 | 北京瀚海 | 550,000元 | 1996年11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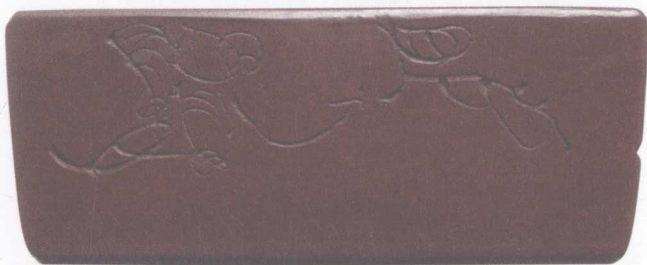
在拍卖行这种特定的交易场所中，作为体积小、分量轻的文房用具，诞生出惊人的高价位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有人对此曾经感到迷惑不解，如果真正明白了文房用具传衍的历史特征，就会感到现在手中的每一件古代文房用具所承载的分量与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一旦附加在商品价值标的之上，就会显现出作为商品价值所特有的贵与贱；只有将它们冷藏收藏在收藏与价值之间的真空中，收藏者才能感受到阁中古代文房的传承意义与欣赏感受。

二、文房用具收藏所具有的三个平行层面。古代文房用具的收藏技术运用的复杂程度，往往超过了其它门类。因为比如收藏玉器或瓷器，那只是一种专一的技术运用，虽说瓷玉不分家，那是就高端的鉴定理论而言，具体到对某一件藏品的鉴定，还是术业有专攻。而对于一位文房的收藏者来说，必须直面来自于各种制作时间、制作材料与制作目的的提问，这是富集在一件古代文房用具上面的三个平行的层面，缺少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问题的回答，对于藏品真伪判定的结论，都将是致命的。所以我在鉴定古代文房用具过程中，这三点是必须自问自答的判断过程。

对于任何一件古代文房用具而言，制作时间的确认是完成对其真伪认知的硬判断。这里面除了对赝品的剥离功用外，还有大量的考证工



· 民初 紫砂调色盒 ·



民初 紫砂调色盒

作需要鉴定者去做。比如一方刻有清代名人款的砚台，制作年代是宋、是明还是清，无论是在鉴赏品味上，还是在交易价格上，差距很大。2007年北京嘉信曾以7,700,000元拍出一件宋代哥窑八棱洗；而香港苏富比于2005年以174,720元拍出一件清代乾隆仿宋哥窑的四棱洗，可见同样是哥窑洗，价位相差悬殊。在清末民初出现不少精仿瓷器，仿制水平极高，可以与宋代以及明清两代相仿佛，这种制作年代上的清楚与否，是文房鉴定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可问题是，绝大多数的文房收藏者很难达到这种技术要求，原因在于前面所讲的，文房的涉及范围几乎覆盖着所有收藏品类，有些“通人”在为他人鉴定时，会表现出无所不知，而自己的收藏范围却极其有限——原来他们也不是通人。因此，收藏古代文房用具一定要懂得放弃，放弃那些没有把握的品类，没有放弃心胸，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这是我收藏半生之后才悟出的道理。对于藏品制作的时间考证就是收藏品类专项考证实践与理论的借用，比如玉质墨床，属于文房类，但是通过其造型、纹饰及雕工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就是我们断定制作时间的主要依据。

如果说利用藏品外在的表象，使鉴定者获得制作年代的判断依据是借助于专项门类考证的话，那么古代文房收藏者自己所要解决的则是对制作材料的认知，这是对藏品价值判断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比如同样是象牙笔筒，血牙与死牙、亚洲象与非洲象的价值相距悬殊。文房用具的收藏者除了断代以外，重要的还要“识货”，这与真伪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在地摊上，我们经

常能看见脏兮兮的砚台或印盒等等，其中真的不乏质地细润的端石，也许破印盒中装有清代的八宝印泥，凡是收藏者都有捡漏的俗念，明知是陷阱也要跳，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遍体鳞伤的哀兵，惟有细心的文房收藏者能在赝品的大海里捞“真”，我和我的藏友们都有这种奇怪而真实的经历。原因在于能捞“真”的文房收藏者，都在各种材质上存有各种程度的认知水平，这是一般人包括小商贩都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到的，所以可以捡漏。我以为，作为文房的收藏者，阮囊可以羞涩，但眼不能穷，要有广博的阅历，不管是谁的东西，都要抢入眼中。对于材质的认知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更多的是经验而不是理论，即使没有人指导，只要有机会见到真东西，也能熟中生巧。现在更多的文房收藏者比较致命的软肋是不懂材质，还以象牙为例，如果在认知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统一，没有机会将血牙与死牙并排放在一起，那么，你对这两种材质的主观感觉永远不会清晰。这仅仅是象牙，还有更多材质的辨识问题需要面对，这个考量是每一个收藏者所必须直面的，怎样解决是每个人的事，但道理就是这样的。我的经验是请专家掌眼，花钱买标准器，这种标准器不是藏品，不需要品相的完整，只要求材料命名的准确。比如血牙，即使买一块牙料也行，只要东西对，经常用它对比所见的象牙雕件，时间长了，自然有收获，我没有体验过除此之外其他的妙招。

如果说古今文房用具由于书写方式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使用性能的不同，那么对于这些古代的几案用具的制作目的，收藏者就要具备